

1613

# 五四诗人徐玉诺

平顶山文史资料（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员会  
社 团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 “五四”诗人徐玉诺

平顶山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员会  
社团文史委员会 编



徐玉诺  
(1894—1958)



鲁山徐营村徐玉诺旧居



徐玉诺家人曾用过的水井



徐玉诺及夫人张澄臣的合葬墓



徐玉諾墓碑碑文

## 《“五四”诗人徐玉诺》编辑委员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赵玉亭

编委会副主任:马国璋 王安 徐玉昌 吕宝珊

王月林 马怀卿 谢照明

编委会委员:任双喜 张兴 李稚农 张德卿

王军民 张有正 海福吾 闫悦来

主 审:谢照明 李稚农 潘民中

主 编:任双喜 张德卿

副 主 编:海福吾 闫悦来

责 任 编 辑:潘民中(执行) 杜兴业 郭 敏

## 前　　言

徐玉诺先生是平顶山市人，1894年生于鲁山县徐营村。幼年从师于同盟会员徐教诗，1916年考入设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进步教师嵇文甫等教诲引导下，积极吸取新文化营养投身五四运动，被推为河南学生联合会理事。1921年起先后在《晨报副刊》、《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新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引起文学界的重视，经郭绍虞、郑振铎介绍加入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的48首诗作与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的作品一起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的诗集《雪朝》；后又单独出版了诗集《将来之花园》，在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鲁迅、沈雁冰、闻一多、王狂叔等学界巨子纷纷予以关注；在青年学生中流布甚广，熏陶了徐迟等一代文学新秀。徐玉诺先生成为豫省一步跨入全国新文学殿堂的第一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一颗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慧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徐玉诺先生1921年从河南一师毕业后，长期从事的本业是教育。三十年间他的教迹涉及河南、福建、山东、吉林等四省数十所学校。这些学校几乎包括了当时我国教育的所有层次和类别，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民众教育。不管在哪所学校执教，徐玉诺先生都能把自己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创造性地实施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都能把自己的深厚学养倾注于学生身上，都能以自己纯洁高尚的人格感染启迪学生，培养学生对前途的希望，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他全面而又丰富的教育实践，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造就了大量人才。他的

学生广布于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政治界、军事界，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献身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之事业。徐玉诺先生是河南现代有成就的教育家。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辟豫西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徐玉诺先生以社会贤达和爱国进步人士的身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建国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于1948年出席豫西解放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0年出席河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出席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出席河南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聘担任河南省文史馆馆员，参加筹备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解放初期河南省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1958年，徐玉诺先生积劳成疾，病逝于开封，归葬于故里凤凰山麓。四十年来，家乡父老没有忘记徐玉诺，河南人民没有忘记徐玉诺。省、市、县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及其它报刊杂志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徐玉诺先生的回忆文章。为了更便于缅怀徐玉诺先生的业绩，便于存史、资治、流传、研究、发扬、光大，我们特将散见于各处的资料汇集整理，编成这册《“五四”诗人徐玉诺》，以飨读者。

编者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 目 录

前言	(1)
鲁迅谈徐玉诺	(1)
茅盾论徐玉诺	(2)
寻路的人	周作人(3)
李准谈徐玉诺	(5)
徐迟谈徐玉诺	(6)
诗人徐玉诺的一生	谢熙明 王予民(7)
纪念徐玉诺先生	葛纪谦(46)
徐玉诺一生的成就	潘民中(48)
一个让人不能忘怀的中原诗人	王予民(51)
记念爱国诗人徐玉诺	苟 酷(54)
“五四”诗人徐玉诺	长 风(56)
玉诺先生,我对你说	长 风(59)
怀念徐玉诺先生	李 裴(61)
清风大野留诗魂	卞 卡(64)
诗人徐玉诺二三事	罗锦武(66)
徐玉诺轶事	晨 风(69)

回忆徐玉诺先生的事迹	张文焕(79)
徐玉诺先生琐事二则	马金襄(84)
徐玉诺轶事	赵志旺(86)
徐玉诺鲁山土改轶事	禹本愚(88)
徐玉诺先生在开封的两件事	长 风(91)
徐玉诺的轶闻趣事	袁占才(95)
徐玉诺在临颍甲种蚕校	张洛蒂(97)
和徐玉诺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张衡石(101)
徐玉诺在省立第三师范	陈子英(105)
从徐玉诺老师的“怪”看他的品质	李守成(108)
回忆徐玉诺先生	刘新择(112)
徐玉诺先生印象记	郭晋臣(124)
关于徐玉诺先生在徐营和鲁山县城办学教书	
的片断回忆	杨清华(126)
徐玉诺——鲁山县立中学的奠基人	张舒帆(129)
徐玉诺在抗战时期	鲁 汉(135)
徐玉诺组织成立“鲁山抗战巡回宣传团”	王庆福(140)
徐玉诺及其“抗战巡回宣传团”在梁洼	孙建功(144)
忆徐玉诺先生的一篇文言文作品	焦 楠(147)
徐玉诺手迹	韩文琼(149)
徐玉诺藏头诗	长 振(151)
忆玉诺先生给我写的一则简短介绍信	焦 楠(152)

徐玉诺在宝丰	靳维真	(154)
徐玉诺帮助县工会剧团导演《刘海砍樵》	陈继祥	(156)
最后一篇反封建檄文	程岷源	(159)
徐玉诺三访叶圣陶	王予民	(161)
徐玉诺与周作人	鲁汉	(163)
徐玉诺与《歧路灯》	潘民中	(165)
徐玉诺和他的创作	刘枕 刘济献	(166)
徐玉诺的人品与文品	潘民中	(182)
徐玉诺的文学之路	韩雯潮	(184)
徐玉诺诗的象征意蕴	杨累龙	(190)
附录：		
《平顶山市志·人物篇·徐玉诺传》		(197)
《河南新文学大系·徐玉诺资料》		(199)
《徐玉诺年谱》	刘济献	(202)
后记	编者	(214)

## 鲁迅谈徐玉诺

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象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哪里去了？

节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鲁迅《书信》——1934年10月9日给萧军的复信。

原注：徐玉诺（1893—1958），河南鲁山人，“五四”时期的诗人，著有《将来之花园》等。

## 茅盾论徐玉诺

这一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有徐玉诺、潘训、彭家煌、许杰。

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从文坛上退隐了。他在 1923 年至 1924 年间，创作力颇旺。1926 年起，就没有看见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尚在人间）。这一位《将来之花园》（诗集）的作者正像叶绍钧在短篇小说《火灾》内所写，一方面是热情的，带点原始性的粗犷的，另一方面却是个 Diana 型的梦想者（《火灾》内的言信君就是徐玉诺）；前者的表现是他的小说，后者的是他的诗。不过在诗一方面他的成就比在小说方面似乎要高些。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而且处处表示了他只是刚刚在开步。

然而从这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这在《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中很觉明显。第一，他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诺；第二，他的人物描写全没有观念的抽象的毛病；第三，他写“动作”是紧张的，但亦自然，并且他也不是不能够描写心灵上的轻淡的可是发自深处的波动。（例如《祖父的故事》）。

不过在这一切优点之外，他的小说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组织，诗人气氛很浓厚的他提起写小说的笔时，只是将他所有的印象单纯地再现，没有经过组织分解，抽出“典型的”什么来。不然，照他那样丰富热烈的生活（他是河南人，他的故乡的特殊生活他是一个实际参加者，叶绍钧的《火灾》内有一部分的描写），他应当给我们更多些。

（摘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卷·导言》）

# 寻路的人

——赠徐玉诺君

周作人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走过应走的路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这真是太残酷了。

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微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

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亲在外边，此外人都还没有消息。他说，他现在没有泪了。——你也已经寻到了你的路了罢。

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色。

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没有什么悲欢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摘自《恬适人生》)

## 李準谈徐玉诺

1997年10月10日，全国墨子里籍研讨会及河南省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在石人山风景区尧山宾馆召开。著名作家、全国作协副主席李準应邀莅临大会，并与与会同志一道登石人山游览。李準夫妇乘坐在滑杆上，一路谈笑风生。说到鲁山籍五四诗人、小说家徐玉诺，李準说，在纪念徐老百年诞辰时，他曾题过八个字：“热情似火，真纯如婴”。走了一段路，停下滑杆休息，有同志称赞说“你对徐玉诺的评价很恰当，可见你对他了解得很深。”李準说：“我在省文联和徐老相处多年，对他‘热情似火团，真纯如婴儿’的特点观察得比较细，可以说了如指掌，所以能说得准。”

（鲁山县地名办退休干部陈老五记录）